



TITLE:

# 从萨哈林岛以及台湾岛来看的边界地域史

AUTHOR(S):

中山, 大将

---

CITATION:

中山, 大将. 从萨哈林岛以及台湾岛来看的边界地域史. 2014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5: 169-170

ISSUE DATE:

2015-02-28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198401>

RIGHT:

## 从萨哈林岛以及台湾岛来看的边界地域史

中山 大将 (NAKAYAMA Taisho)\*

### (1) 日本的〈边界研究〉

以欧美的国际法学、地理学为中心开始的〈国境划定研究 (Boundary Studies)〉,在北美发展成为了〈边界研究 (Border Studies)〉,之后其他研究领域也逐渐参与进来,1976年结成了〈国境地域研究学会 (Association for Borderlands Studies)〉。2009年,岩下明裕教授为代表的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 GCOE 规划项目——〈边界研究的基地形成〉正式启动,〈边界研究〉也因为这个项目而真正开始被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所认识。〈边界〉不仅包括国家边境,还包括实质上起到边境划分机能的地区 (朝鲜半岛的朝韩非军区等)。

岩下教授将稚内 (Wakkanai)、根室 (Nemuro)、对马 (Tsushima)、与那国 (Yonaguni) 等〈国境地方政府 (自治体)〉<sup>注1</sup>联合起来组成了 JIBSN (日本边界研究网)<sup>注2</sup>。岩下教授的设想并非从代表国家的利益 (领土问题) 的中央政府的观点出发,而是希望从边境这一现场出发,考察边境两岸 (萨哈林、千岛、釜山、台湾) 的现实利益,这是岩下教授的设想中的独到之处。

### (2) 边界地域史

东亚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依旧停留在国家及民族的基本框架中。这些研究赋予了当代国境完全的正当性,因此对近现代史中“边界”所拥有的不稳定性以及“边界”变动对地域社会及居民造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论证。

〈边界地域〉指的是在历史上经历过边界变动的地域。〈边界地域研究史〉这个领域至今尚未确立,然而关于这之中的一部分地区,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史观。与之前的史观不同,新的历史观不以国家及民族为基本框架。

### (3) 边界地域出现的新史观——萨哈林岛及台湾岛

萨哈林岛是典型的边界地域,在历史上它曾因日俄 (苏联) 之间的局势动荡,有过 5 次国境变动,并且每次都伴随着原居民的撤离与新的移居。M.C. Vysokov (原萨哈林国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 2000 年出版的《萨哈林的历史》日语版序文中有如下描述:

在我们岛上长达几千年的斗争、共处、文化交替的历史中,俄罗斯人 (包括其他许多民族) 并非最早出现的民族,也不是最后的民族。

2011 年正式开馆的台湾历史博物馆 (台南市) 会对来馆者放映一部 10 分钟左右的动画影片〈斯土斯民: 臺灣的故事〉。这部影片想表达的是,台湾的历史是由原住民、本省人 (主要为福建人及客家人后裔)、欧洲人、日本人、外省人的移居而积累起来的历史。我在台北见到的一位原住民老先生曾说过 (2014 年):

我爷爷是自由的,但我爸爸被日本控制,然后我又被国民党控制。

\*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苏联解体与台湾民主化等所带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的扩大是以上新史观出现的最大原因。萨哈林人、台湾人得以通过这些大变动从〈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等政治神话中解放出来。

#### （4）萨哈林残留日本人

1945 年 8 月苏联军占领了原为日本帝国领土的南萨哈林（日本名：桦太），之后虽大部分的日本人回到日本，但 1949 年 8 月以后依旧约有 23,000 名朝鲜人及 1,400 名日本人滞留在萨哈林。残留朝鲜人之中约有 7 成是日本帝国时期被发配到萨哈林的“强制劳工”。而残留日本人之中约有 8 成是因为她们的朝鲜人家属（配偶、孩子等）而没有回到日本。

〈创氏改名〉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加害行为的代名词之一，然而，在战后的萨哈林，朝鲜人家庭中的残留日本人女性约有 8 成都改为了朝鲜姓名，即家庭内部发生了〈创氏改名〉<sup>注 3</sup>。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了理解这一现象，〈边境地域史〉这一历史观必不可少。

#### （5）结束

二战前日本历史的主流是爱国主义的皇国史观，而二战之后思想言论自由的扩大，深化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省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战后日本历史学的主流。这是一种从意识形态出发，最终又回到意识形态的历史学。边界地域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国家、国民、民族、意识形态效劳，而是从多样的居民、市民等个体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并时刻将〈边界对面〉的情形置于脑海中。

由于帝国崩溃及民主化所带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的扩大，东亚各地正不断孕育出新的史观。从边境地域及被国境左右了命运的个体的观点出发，重新探讨东亚近现代史究竟是否只是一场观念上的空洞挑战？最后我要列举两位民族少数派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神户老华侨（2014 年）

对我来说，居留地曾经好似监狱。但我想知道的不是居留地的善与恶，而是它为什么会出现。

<sup>注 4</sup>

萨哈林朝鲜人 李世镇先生（日本姓名：高松隆一）（2009 年）

我不憎恨日本。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背负这样的命运。

注 1：〈自治体〉（都道府县市区町村）是指按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及市民议会管理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对自治体领导议员的任免权、预算决定权，基于此，可以认为自治体是从中央政府独立的政治体。日本的地方政府都属于这样类型的自治体。

注 2：（日文名称）边界地域ネットワーク JAPAN、（英文名称）JAPAN International Border Studies Network。

注 3：〈创氏改名〉是指 1939 以后日本帝国为促使朝鲜人改名为日本姓名所实行的政策。

注 4：二战中住在居留地的在日华侨受到严格的控制。他的言辞是基于当时的印象。

#### 参考文献

中山大将、2013、「サハリン残留日本人—樺太・サハリンからみる東アジアの国民帝国と国民国家そして家族」蘭信三編著『帝国以後の人の移動』勉誠出版。